

张氏父子之

第四卷

张作霖 传奇

窦应泰 著

张作霖这个出身绿林匪类的乱世枭雄，他究竟凭靠着什么出奇的本领，能够在晚清民国那人才济济的官场之中，得以以一介受抚招安的胡匪而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直至跻身宦海，身居显位，由哨官、统领，直升至奉天军务督办、震威上将军、东北三省巡阅使，成为能够左右东北政局的铁腕人物？甚至在各路军阀的通电拥戴下，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称雄华北，问鼎中原！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

第四卷

张作霖 传奇

窦应泰 著

张作霖这个出身绿林匪类的乱世枭雄，他究竟凭借着什么出奇的本领，能够在晚清民国那人才济济的官场之中，得以由一介受抚招安的胡匪而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直至跻身宦海，身居显位，由哨官，统领，直升至奉天军务督办、震威王将军、东北三省巡阅使，成为能够左右东北政局的铁腕人物？甚至在各路军阀的通电拥戴下，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称雄华北，问鼎中原！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作霖传奇/窦应泰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 5 (2006. 7 重印)

ISBN 7-80528-942-5

I. 张... II. 窦...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1655 号

张作霖传奇 (1—5 卷)

窦应泰 著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原创在线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29.5 印张 503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定价: 140.00 元 (全五册)

ISBN 7-80528-942-5

目 录

第三十九章	四弟兄密谋驱逐计	
	两枭雄夜会小南关	(533)
第四十章	野心勃勃冯德麟亮底	
	气势汹汹张海鹏摊牌	(547)
第四十一章	内外夹攻段芝贵就范	
	明暗结合冯德麟入套	(560)
第四十二章	袁世凯无奈发任命	
	张作霖假意致辞电	(573)
第四十三章	冯德麟一怒回北镇	
	张作霖嫁女内蒙古	(589)
第四十四章	化敌为友作伐科尔沁	
	入门相亲悬彩大帅府	(604)
第四十五章	相亲成闹剧包布出丑	
	伉俪变仇人怀英觅死	(616)
第四十六章	张雨亭喜添左右臂	
	汤阁臣酗酒发邪火	(629)



张作霖传奇(第四卷)



- 第四十七章 忧军忧国对酒发感慨
越骂越凶反目成仇人 (641)
- 第四十八章 临阵逃脱张叙五哗变
败者为贼张雨亭免职 (653)
- 第四十九章 困居卜奎城欲进难进
密谋天泰栈防不胜防 (668)
- 第五十章 赴雄关大舌头变挚友
抵沈城达尔罕成人质 (681)
- 第五十一章 劝阻出关王永江厌战
招贤纳将杨宇霆助威 (695)
- 第五十二章 帅府遇干娘顿生惻隐
东京闻战讯大发感慨 (707)

第三十九章

四弟兄密谋驱逐计 两枭雄夜会小南关

一声“大帅到!”坐在奉天大南门张作霖帅府中套院正房客厅里的张作相、张景惠和汤玉麟，都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们透过客厅的大玻璃窗朝外一看，只见张作霖浑身怒气地闯进了垂花门。刚才站在前套院与后套院垂花门前，向客厅里客人吆喝一声“大帅到”的内厅侍卫，刚欲去接张作霖手里的马鞭子，不料那张作霖“叭”地一声，直朝那守门卫兵的脖子上狠抽一鞭，愤愤地骂道：“瞎嚷嚷什么？我算个什么鸡巴大帅?!”张作霖这一马鞭，抽得那侍卫“妈呀”一声叫，慌慌然地用手捂住抽肿的脖子闪躲开了。



张作霖传奇(第四卷)

张作霖刚才用马鞭抽侍卫的情景，被恭候在客厅里的张作相、张景惠和汤玉麟三个人看得一清二楚。汤玉麟说：“新上任的段总督请大帅去喝酒，八成是酒喝多了吧？”张作相叹口气说：“真不该打守门的！雨亭从来都是沉得住气的人，这回怎么啦？莫非姓段的一来，日后就无望了吗？”张景惠皱皱眉说：“大哥看样子是真喝醉了，原来他喝酒从来不过量，这回是怎么啦了？”其实张景惠比别人更清楚张作霖此时的烦躁心境，只不过他不肯说破而已。汤玉麟指着从垂花门往客厅方向走来的张作霖说：“可不，大帅今天红头涨脸，两眼喝得猴腴似的，太过量了！”“什么过量？他是心里憋着一股火呀！”张作相憨然地笑道：“北京姓袁的当面向他许了愿，谁知他人刚走，姓袁的后边就变卦！把段芝贵那小子派到奉天来了！他心里还能不憋气窝火吗？”

原来，2月初张作霖以支持袁世凯施行帝制为借口，亲自闯了一趟北京中南海。那最初的印象，张作霖误以为袁世凯真的对他垂青看重。在居仁堂向袁世凯告辞时，袁世凯对张作霖所说的那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分明是暗示将来东三省大权将交付张作霖。谁知张作霖喜滋滋的刚从北京回到奉天不久，袁世凯便从北京下令，将张锡銓与湖北督军段芝贵对调，只给张作霖封了二等子爵的虚衔！张作霖直到这时方才知道上当受骗！他暗骂袁世凯老奸巨猾，不该以封官许愿将他愚弄。在袁世凯心目中张作霖根本不占一席之地！所以，张作霖是带着满腔的怨气来迎接段芝贵

第三十九章 四弟兄密谋驱逐计 两枭雄夜会小南关

的。但是，张作霖经过几日的折腾后，终于悟出了官场中的学问。他知道与段芝贵明枪明炮的对着干，其后果将于己不利。所以在他一场病好之后，开始改换“笑脸外交”。他先是摸透了段芝贵喜好古玩字画的心性，便开始搜罗古玩，有事没事常到奉天督军府的后宅走动，以送古玩为由与段芝贵联络感情。今日傍晚，张作霖听说段芝贵在督军府后宅单独设筵款待他和二十八师师长冯麟阁，本来厌恶反感，但他不敢回绝。张作霖只好违心赴筵。不料他归来后竟然喝得酒气熏熏，进门便打人。张作霖等人的心都紧张起来。

“他妈拉巴子！姓段的请客，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张作霖进了客厅的门，将那马鞭子扔在桌上，边脱衣边气咻咻地骂。“雨亭！你消消气！到底为什么呀？”张作霖第一个上前劝道。“来，大哥，先喝碗凉茶解解酒！”汤玉麟忙将一海碗凉茶端过来，不料却被张作霖反手一挡，大碗里的凉茶泼洒了一半。只有张景惠坐着不动，见张作霖一屁股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问：“雨亭，姓段的究竟怎么啦？把你气成这样？”

“他敢怎么我？”张作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冲向张景惠吼：“他虽然摆酒请客，我眼睛里也是瞧不上这种人！”张景惠不恼不怒，只是嘿嘿地笑，说：“雨亭可不敢小瞧人家段芝贵，人家可是袁世凯眼里的红人，惹不得的！”“有啥惹他不得，妈拉巴子，当初赵尔巽还不是被我挤出奉天啦？张锡銓又是如何？还不都他妈一个接一个的滚蛋了



张作霖传奇(第四卷)

吗？”张作霖吹胡子瞪眼睛，在他几个磕弟兄面前，他完全可以放肆！

“不行不行！雨亭，段芝贵可不比赵尔巽和张锡銓！”张景惠显然对官场略知一二，他嘿嘿笑道：“莫非你就没听说当年段芝贵以天津坤角杨翠喜贿官的丑闻吗？那小子在官场钻营上很有一套手腕！怕我们这些土人物望尘莫及！……”

“姓段的贿官？怎就没听说？”张作相和汤玉麟闻听未闻的神态，更使张景惠讲得起劲：“那还是西太后没死的时候，段芝贵那时在天津就已巴结上了袁世凯。可袁世凯那时还没有贵官的权，就将段芝贵引荐给京城的贝勒载振！你说载振是谁？他可是当朝重臣，庆亲王奕劻的儿子呀！若说段芝贵确也有些脑际，他打听到载振好色，又听说他相中了天津唱京戏的坤角杨翠喜，就花两千大洋将杨翠喜买到手，然后将这小戏子拱手当贿礼送给载振！他当时为的啥，就是为谋黑龙江省的一个巡按使嘛！……”

“他妈拉巴子！原来姓段的早就打东北的算盘了？”张作霖酒渐渐醒了。“就是啊！段芝贵早就想下关东当官！”张景惠继续讲段芝贵晚清的那段丑史，说：“段芝贵本来已在奖励那边打点好了，只要过些时日，段芝贵便可到黑龙江省赴任。可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叫赵启霖御史，偏偏向西太后上疏，将段芝贵以女坤伶贿官的丑闻张扬出去。立时朝野哗然，连当时权倾朝野的奕劻也牵连进去了。慈禧太后一见她下面出了这么大的漏子，不得不将奕劻削了

第三十九章 四弟兄密谋驱逐计 两枭雄夜会小南关

职！唉，段芝贵的黑龙江巡按使也不得不告吹了！……”张景惠的话，说得张作霖听入了神。张作相也感到兴趣很大。汤玉麟却问：“姓段的在京城既是这么臭，后来又怎么当上了湖北的封疆大吏？”

“嗨呀！莫非你没听懂吗？”张作霖不待张景惠说，已是激恨难忍，一拍大腿说：“姓段的是袁世凯的人，姓袁的当上了大总统，还能少了段芝贵的官做？！……”张作相唉声叹气地说：“如此看来，段芝贵既然有袁世凯这个铁后台，也只好眼看着咱哥们打下的关东江山，让姓段的稳坐第一把交椅子！？”汤玉麟灰心丧气地骂道：“他妈的！牛打江山马坐殿，一朝天子一朝臣，雨亭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人家北京的袁大总统不肯重用，也是白扯呀！……”张景惠嘿嘿一笑，摇摇头说道“唉！没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人家姓袁的握着大权，自然要将要职肥缺让给自己的亲信了！莫非还能相信咱们这些绿林出身的人吗！？……”

“你们呀！少给我瞎嘞嘞！”张作霖厉声地喝止住三位把兄弟。他眨着两只狐眼，手捋着下颏的小胡子，蹙眉沉吟道：“你们先别被段芝贵和袁世凯吓唬住！依我看姓袁的在北京称皇帝，怕是江山不稳！段芝贵如果老是靠姓袁的，日后也许要倒霉！……”三个人一怔：“此话怎讲？”张作霖笑道：“怎讲？我可以告诉你们，据我所知，如今姓袁的要称帝，南方各地的将领一致反对，就连他最信任的四川都督也反对！知道吗？姓袁的江山不稳！……”张作相问：“雨亭，你是说等将来袁世凯万一倒台子，我们再像撵赵尔



张作霖传奇(第四卷)

巽那样将段芝贵挤出去吗？”张作霖道：“什么话？怎么能等袁世凯垮台再下手？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动手，越快越好！”

“可是，姓段的刚来，我们又如何能寻找借口将他赶出奉天呢？万一弄得不好，姓段的不但挤不走，反而在北京政府那边落下个排挤外籍大吏的罪名，到那时……”憨厚老诚的张作相不无担忧地说道。

“我已想好了，若要弄走姓段的，仅我们二十七师的力量是不够的！”张作霖诡谲地眨眨狐眼，老谋深算地冷笑，道：“吴大舌头的二十九师远驻郑家屯，怕是借助不上力量！冯麟阁的二十八师倒完全可成为逐赶段芝贵的主力！……”

“什么？你想利用利冯麟阁呀？打错算盘了！”汤玉麟一拍巴掌，连声唏嘘道：“我对冯麟阁清楚，那可是个横草不过的奸雄！当年他在辽阳高家坨子成立大团的时候，就与他相熟！雨亭大哥，那可是个人奸子呀！他现在唯恐自己的官儿小，又怎么能帮我们赶段芝贵，而让你张雨亭坐奉天的头一把交椅呢？再说人家冯麟阁也比雨亭大哥你资格老呀！千万别打他姓冯的主意！……”

“你懂什么？我自有让冯麟阁出面赶他段芝贵的主意！”张作霖冷笑道：“阁臣，刚才你有句话倒是说对了，他冯德麟比我资格老，又是当初深得赵尔巽、徐世昌信用的。这奉天的头一把交椅，冯德麟也早就想坐了！可是如今姓段的一来，冯德麟比我们还要嫉恨他，懂吗？这就是我们必

第三十九章 四弟兄密谋驱逐计 两枭雄夜会小南关

须要冯麟阁的二十八师将段芝贵赶出奉天的道理了!”“哦! 对对!”头脑机敏的张景惠头一个弄懂了张作霖的心思,但他只是点头发笑,向张作霖跷指头,却不肯说破。张作相将信将疑,说:“也对!冯德麟确有野心,因为他平日从不把我们和吴大舌头放在眼里!”只有汤玉麟摇头晃脑,说:“你们想得好美!冯德麟比兔子还猾,他才不干傻事呢!……”

“好了好了!都先别争!”张作霖大手一挥,止住众人参差的议论,眉头一皱,说:“冯德麟究竟能不能当急先锋,此时说它为时太早!到时候再说!眼下工夫还不到。现在你们必须都为我先做几桩事,不知大伙听不听我张雨亭的吩咐?……”

“雨亭自管吩咐!”三个人抱拳说道。“好吧!”张作霖先对汤玉麟说:“阁臣弟,你是我下的第一着棋!懂吗?你这个棋子相当紧要!……”汤玉麟一怔:“我?!……”张作霖道:“是你!据我近日暗中观察,自段芝贵来奉天以后,他情知若在奉天站稳脚跟,必须要有军人支持,而他从北京带来的四梁八柱,又都是些文人书生。所以,段芝贵已在驻守奉天的军队里物色上合适的人选了!阁臣你知道,姓段的在咱们二十七师,首先看中的就是你这鲁莽旅长汤二虎呀!”

“你说什么?他姓段的想让我充当奸细?”汤玉麟大吃一惊:“操他妈,我姓汤的决不做那种败类!……”

“什么话?人家奉天督军让你做,你敢反对吗?”张作



张作霖传奇(第四卷)

霖笑道：“阁臣弟莫非你就没看出来，每次段芝贵召见我们两个师的官长，都要当众表扬你和二十八师的旅长张海鹏吗？前几天，段芝贵还各赠你和张海鹏每人一只短剑？可有其事？……”

“有哇！那又怎么样？”汤玉麟瞪着大眼珠子，急促地喘着粗气，拍胸说：“莫非我姓汤的吃里爬外吗？”张作霖笑道：“你这人呀！真难成大器！那是人家段芝贵相中了你，又没人说你给姓段的溜须拍马，你伯的啥呀？告诉你，段芝贵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分化瓦解！他既看不上冯德麟，也看不上我张雨亭！他是想拉上第二十七师的汤二虎和二十八师的张海鹏！你们两个旅长如果都成了他的心腹！徐而图之，将来还愁不能控制这两个师的兵力吗？……”

“啊——！”汤玉麟恍然大悟。张景惠和张作相也对张作霖的一席话，听得入耳，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阁臣弟！”张作霖说道：“既然段芝贵已看中了你，你就要来个投其所好！懂吗？……”汤玉麟颌首：“我懂我懂我懂！”张作霖又转向张作相道：“辅忱！我交给你的任务，就是从你的部下选出几个精悍的士兵，到奉天的军界政界，先造点舆论！懂吗？要造将来奉天还是应该由冯德麟主持最为合适！……”

“这……”张作相愕然。

“这你还不懂吗？”张作霖道：“当然这种舆论要造得令人信服！譬如1914年，齐耀珊当上了吉林巡阅使，那就是开了本地人做本地首长的先例，既然吉林可以，我们奉天

第三十九章 四弟兄密谋驱逐计 两枭雄夜会小南关

有何不可呢？”张作相连连应诺说：“行行！我照办就是啦！……”张作霖这才将目光投向许久只笑不言语的张景惠，吩咐说：“叙五！至于你的任务，非常简单，你给我每日关注北京袁世凯称帝的进展信息！知道吗？我要你每天将南方各省的将领声讨袁世凯的消息，都给我注意到！每日向我禀报一次，不得有误！”张景惠道：“我一定能办好这事！”

张作霖这才掏出怀表，看了看向大家一招手说：“天不早了！各位都回家去吧！如今时机不到。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倏忽之间，一个月过去了。这一日傍黑时，张作霖正在大南门帅府东跨院厢房的炕头上，就着一盏燃旺的烟灯，从象牙烟壶里挑出褐色烟膏，在烟灯上燎出一股袅袅的白烟。他将那烟枪凑近，“吱一咕”地一阵狠抽狠吸。正在他过足了大烟瘾后不久，一位内侍进来通报说：“张叙五旅长前来探视大帅！”张作霖一听，忙将烟枪在烟盘子上一搁，吩咐：“快请！……”

须臾，张景惠喜滋滋地手拎着绸缎马褂的下摆，小心地走进来，见张作霖正急切地望着他，张景惠嘿嘿一笑，两个颧骨上的肉堆成了肉疙瘩，说：“大哥！你盼的消息盼来啦！大哥！您真是诸葛孔明转世，料事如神呀！姓袁的果然坚持不住了，他宣布取消施行帝制！……”

“什么？有这么快？！”张作霖虽然早看出袁世凯的帝制受到全国各路将领的强烈反对，迟早必要流产垮台，但他



却万万没料到袁世凯失败的居然这么迅速。他那双小眼睛顿时明亮起来，问：“这可是真的？”

“真的！”张景惠从腰里掏出一张电报，说道：“北京来的急电，要各省暂停施行帝制！”张作霖接过电报一看，果然如此。他的脸上绽开笑纹，说：“怎么样！袁世凯挺不住了吧？”张景惠道：“那是！袁世凯这步败棋早已被你看穿了！如今他见各省反对帝制，纷纷宣告独立，所以也只能撤销帝制，挽回颓势这一条路了！你看姓段的会有什么反映呢？”

“不管他！”张作霖兴奋不已，急忙下炕穿鞋更衣，说：“如今东风来了，姓段的在奉天也呆到头了！”张景惠疑惑地看着张作霖披上大衣，不解地问：“大哥要干什么去？天已这么黑了！”张作霖朝张景惠诡秘地眨眨眼睛，道：“我要到南关冯德麟那里去！”张景惠一怔：“到他那里去？你是想把袁世凯取消帝制的消息告诉他？向他透透气？”张作霖说：“何止如此？如今我要给他点炮烧火，让他冯德麟干吧！是时候了！”

精神抖擞的张作霖，由张景惠陪着出了东跨院的月洞门，路过中套院时，张作霖见卢夫人、陶夫人、许夫人和寿夫人的房里都点亮了灯盏；路过前套院时，见值更的侍卫们各就各位，他非常高兴。张景惠一直将张作霖送出帅府的正门，只见门首悬挂的两盏沙灯已点亮了，将大门对面的巨大青影壁上的“鸿禧”两字映照得格外醒目。大门青石阶前守着两位荷枪的侍卫，一辆点亮了灯盏的玻璃马

第三十九章 四弟兄密谋驱逐计 两枭雄夜会小南关

车，早已等候在阶下。张作霖坐进马车里，张景惠悄声叮嘱他道：“冯德麟很猾，大哥说话要多加小心！”张作霖摆摆手：“放心！你回吧！”那辆马车便在车夫的清脆鞭声中，辚辚有声地沿着大南门，直奔南关二十八师的驻防营地飞快地驰去了。

“张大帅到——！”

不消两刻钟光景，张作霖的马车已经来到了大南关。在漆黑的夜色中，第二十八师的驻地灯火阑珊。那马车顺着驻军营地朝右一拐，那里有一座戒备森严的偌大院宅，前后四个套院，左右另有跨院。四周是两丈多高的青砖围墙，筑有箭楼炮台。这便是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的住宅。张作霖的玻璃马车从正门驶进前套院，早有几个侍卫到后院去通报了。张作霖与这里常来常往，几位副官多与张相熟，见了面一阵“大帅大帅”地叫着，显得有些亲热。

张作霖由几位副官陪着，沿着通往三套院的那条曲折的回廊，向前走着。他见冯德麟的院落比他在大南门的帅府还要幽深气魄。前院住警卫排，中院是子女妻妾的下榻之处。在最后的那层院子里，上房灯烛辉煌，传来一阵哗啦啦的麻将牌揉搓响声和笑声。“张大帅，请在客厅里稍候！”几位副官抢先在前引路，将张作霖请进东厢的小客厅里。土匪出身的冯德麟，小客厅里几乎没有什么陈设。正面墙上是一幅斑斓猛虎的中堂。中堂上顶是一幅长条幅，上书：“忍为高”三字。那是当年赵尔巽在奉天时所赠的亲笔。张作霖坐在朱漆高背雕龙椅上刚接过内侍献上的一盏



张作霖传奇(第四卷)

青豆花茶，未及啜饮，就听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是冯德麟的声音：“是张雨亭吗？”一位副官急忙撩开棉门帘子，张作霖就见一位中等身材，宽大亮脑门，唇上蓄一匹小胡子的人匆匆而入。他比张作霖年长几岁，显出几分老迈。但他那双精明外露的眼睛，又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他就是冯德麟！这位十七岁就落草为寇，在辽阳地面上威风一时的二十八师师长，早年曾与张作霖、杜立三、侯老疙瘩和金寿山，被称为辽西的“五大哨”。如今，杜立三、侯老疙瘩和金寿山三位，都先后死于张作霖的刀下。只有冯德麟头脑机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善观风云，早年投靠日本顾问福岛，由福岛出面游说，清政府将冯招抚。冯德麟先为河防营统带，后又由统带而任新安军统领。赵尔巽任盛京将军后，因厌恶张作霖，便转而拉拢冯德麟使他平步青云。他比张作霖升得还快，由一个巡防营的后路帮统，直擢升为左路帮统，继之任左路巡防营的统领。民国元年袁世凯主政后，改变东北奉系军制时，冯德麟与张作霖平起平坐。但他的军衔却比张还高，被北京政府授以陆军中将衔，授二等文虎章和嘉禾章。冯德麟内穿马夹，下着军呢马裤，风风火火地闯进门来，双手向张作霖一抱，说：“啊呀！没想到是雨帅驾到！失迎失迎！……”

张、冯分宾主坐定后，张作霖便从腰里掏出电报来，双手一呈，说道：“麟阁兄！你等盼的事果然来了！请看，袁世凯在北京已经宣布暂停帝制啦！……”冯麟阁大喜过望，溜几眼电文，哈哈大笑，以手拍着光亮的秃顶说：“好

ZHANGZUOLINCHUANQI